

故事繼續

看鍾鎮濤「故事繼續」演唱會，總讓人想起他的家事，或者說，他口邊總會掛着家事，當年的辛酸，今天的幸福。其實都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，兒女都大了，不應該都過眼雲煙了嗎？

鍾鎮濤的私生活，從來都在水銀燈下，從一個美麗的王子公主走進教堂開始。以為從此過上快快樂樂的生活，豈料這不是結局，而是序幕：夫婦離異，負債破產，從頭開始，故事繼續。他的起跌都是高調的，源於最初的一幕已暴露在公眾眼前，接下來的日子即使不願意，卻無可奈何地要通過觀眾的審判目光，離婚他有錯嗎？破產他有錯嗎？即使大部分人支持他、同情他，卻還是令他的演藝事業停滯不前。過分亮眼的私生活，令人忘記了他的歌手（還有演員）身份——他從溫拿年代開始就是主音，五人排排企時比譚詠麟還站得正中；會玩色士風（也因此有Kenny B之稱）、彈琴，也有一批傳唱度高的歌：《讓一切隨風》、《誠懇》、《今天我非常寂寞》、《紅葉斜落我心寂寞時》、《甘心》等，等

等等。

演唱會前，我期待一個私生活以外的鍾鎮濤，一個音樂的鍾鎮濤。記得幾十年前，電視台給他一個「音樂特輯」，人家的音樂特輯是到外國取景，張學友去珀斯，劉德華去紅場。鍾鎮濤卻決定留在錄影廠玩 Live music，一個全用真實樂器的音樂演出，這在現在並不特別，但在當年只會放背景音樂帶來口形的年代，卻是突破非常，可是口碑麻麻。我記得有視評認為「看不出玩live跟平時有什麼不同」。只怪他走得太前，還是觀眾甚至視評人走得太慢？無論如何，當時鍾鎮濤給我的感覺是熱愛音樂，也只有音樂。

所以，當這個演唱會仍然有意無意把家事放到舞台上，還是有點失望的。但細心想想，雁過留痕，他所以成為今天的他——無論是仍然精湛的歌藝，無論是十年才開到演唱會的際遇，也是當年的高高低低做成，既然歷史抹不掉，做不到「讓一切隨風」，倒不如「讓我坦蕩蕩」。也不錯。

風陵夜話

耶 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開羅電影節

《一聲嘆息》在開羅國際電影節奪取五項大獎後，《父親》、《芳香之旅》、《這兒是香格里拉》等中國電影先後在該電影節獲獎，該電影節於第三十五屆授予張藝謀導演終身成就獎，於第三十八屆授予賈樟柯導演傑出成就獎，這兩位中國導演的影片在埃及等非洲地區都有着很好的觀眾基礎。

今年開羅國際電影節主競賽雖未有中國影片入圍，但在短片展中出現了中國重慶女孩陳寧昕的作品《老陸與小六》，她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電影導演。同時，中國電影家協會在電影節期間在開羅舉辦了中國電影之夜，展映《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》等中國民族題材影片。中國電影在開羅的推廣今年一直不斷，霍建起導演攜《大唐玄奘》等都親臨開羅，與觀眾見面。今年開羅國際電影節換了新掌門 Mohamed Hefzy，他是埃及著名電影製片人，代表作有《金字塔迷蹤》等。他與筆者短暫交流中表示，中國政府正倡導的「一帶一路」文化交流活動，是埃及電影走進中國的新機遇。

電影節主會場是在開羅歌劇院，一八六九年為慶祝蘇伊士運河通航，請意大利設計師設計。但曾於一九七一年被一場大火中夷為平地，一九八八年經日本設計師再創建，擁有的兩座主音樂廳、一座露天劇院，都是開羅電影節會場。這座花園建築裏，懸掛着下月即將演出的歌劇《阿依達》、爵士樂隊演出的海報，電影成為這裏每年的插曲。開羅歌劇院硬件設施已顯陳舊，映前見面會的麥克風還是有線的。電影節觀眾並不多，主要是埃及電影愛好者與電影節邀請的各國來賓，觀影時的平和，與在中國舉辦的各大電影節觀眾迥然不同。開羅電影節志願者有律師與大學生，朝氣蓬勃，他們並未因社會動盪而改變對電影的熱愛，在節約的環境裏，讓四十歲的開羅電影節既年輕又古樸。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友好的城市

什麼樣的城市稱得上友好？這不是說「宜居」。宜居涉及長期居留，要考慮住房、入學、就業、就醫、政體、文化、種族等多方面。匆匆而過的遊客只關心淺表印象。但驚鴻一瞥未必不能產生直擊城市靈魂的洞見。當地人素質如何，服務員態度怎樣，城市的地標性建築體現怎樣的自我定位，都能即小見大，在不經意間展示城市性格。

與巴黎、倫敦、羅馬等相比，荷蘭海牙不是一國首都，經濟水平在歐洲亦不列前茅，旅遊方面的知名度也稍遜一籌。然而就是從它的設計、運作中，我深感尺寸是決定城市友好度的重要因素。

海牙不大不小，人口密度雖大卻不過分。此地聚集了駐荷的絕大部分使館和政府重要機構，路上卻從不堵車。公共交通發達，城際輕軌連接阿姆斯特丹、萊頓和鹿特丹，下了車可刷卡租公共自行車。城里公交巴士、有軌電車四通八達。上下班時，自行車川流不息，但與機動車、行人各行其道，忙而不亂。城裏罕見摩天大樓。磚塊鋪地的小巷倒不少，彷彿一個個緊密相連的小鎮。曲徑通幽，安排妥當了各色人間煙火。

老城區幸免於二戰時的轟炸，留下諸多歷史建築，與政府機構、王宮比鄰而居。遊客熙熙攘攘，卻不見警察如臨大敵。王宮後花園對外開放，民眾免費出入。也就是在國王私宅後門拉條繩，兩個衛兵站在一邊，神態悠閒。博物館、議會每天有絡繹不絕的學生參觀。孩子們從小受本國政治、文化中最精粹部分的薰染，潤物無聲，對提高國民素質和國家凝聚力大有好處。

體量太大是破壞友好氛圍的致命傷。無論建築、人口還是道路，巨大可能威武雄壯，震懾人心，但也就失去了便利、舒適、安全、友善、和諧等其他優勢。

墟里

葉 歌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二王遺墨不可見

畫，不按著錄書造假，乃從東拼西湊、挪移抄錄結合而成。但筆墨並不大高明，僅可欺蒙無知者和經驗不足之輩，卻難逃識者法眼。記得故宮博物院也存有其贗品，作參考比較之用。

他騙人說是晉代王獻之（王羲之第七子，字子敬）的「墨寶」，索價高昂。其實，經不少專家深究，二王書法真蹟，今已不可見，僅有刻帖與唐人鈎摹墨跡傳世。更因歷代轉摹走樣，流傳



真偽，撲朔迷離。今作偽者乘機渾水摸魚，仿品筆墨相距甚遠，連子敬半滴腳汗也沾不上，遑遜於古代名家臨仿摹拓者。

據知，晉代書人遺墨，世間僅有存的，如近世所傳陸機《平復帖》和王珣《伯遠帖》真蹟，但二王父子幾近於無。王獻之《中秋帖》與《東山帖》，則只屬宋代米芾所臨。著名的《鴨頭丸帖》（現藏上海博物館）及《送梨帖》，均為唐代摹本而已，真蹟早已不存。

曾見明代書法家王寵所臨晉人字，可窺見他用功甚勤，幾乎連棗木板氣息也能顯現紙上。他雖然取法二王，表面上有清逸之氣，但所臨傳摹的王獻之書帖，神理相去甚遠，皆因株守閤帖，精通筆墨，反而難脫本身習氣。名家如王寵尚且如此，近代的作偽者更低劣不堪，故贗品怎能不會現出原形。

仰望金庸「大師兄」

雙軌人生。自一九四七年起，金庸在《大公報》工作整整十年，從翻譯，到記者，再到副刊編輯，新聞人的職業素養也在這一時期得到鞏固和提升。

二〇〇九年四月，金庸回到闊別五十二載的大公報報館，他深情地說：「我在《大公報》貢獻過自己的青春歲月 and 聰明才智，今天回來看，我可以覺得今生無愧。」我是當年十月加入大公報的，無緣得見先生一面，只能從前輩同事們的交談，以及相關的史料閱讀中了

普通讀者

，出版了艾略特的詩作《荒原》等經典書籍。再者，她也寫書評。

吳爾夫曾經出版書評集《普通讀者》兩部，以非學術的「普通讀者」角度，隨筆的形式，寫下了有關契訶夫、珍·奧斯汀、蒙田等等作家的作品、生平、趣聞。卻又在如此輕鬆的形式之中，展示了她獨有的、細膩的批判力。她的書評，評書，也評歷史，兼評日常。

兩大冊的《普通讀者》廣受好評，得到了暢銷五萬冊的紀錄，可是對於這個銷量上的成功，吳爾夫不以為然，反而不安的懷疑寫書評已經成為她所謂的「知識的賣淫」，即在（吳爾夫認為男性主導的）資本主義社會，閱讀也成為了講求效率的消費行為。書評人，往往成為了幫兇，以代理人的角色代

替讀者閱讀，而且撰寫書評以獲利。

那麼，為什麼我們還要寫書評呢？或許，解答得了這問題，也能找到寫好書評的方法。在《如何閱讀一本書》一文，吳爾夫寫道：「上帝或許不無嫉羨地轉身對使徒彼得說，『你看，那些人不需要獎賞。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了。他們熱愛閱讀。』我想，寫好一篇好書評，或要當上一名好的書評人，別無他法，就是真誠的熱愛閱讀。

甲蟲滾球

米 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誰是誰非

有一席之地。作為導演，王小帥該明白導演的心理和對藝術個性的追求。他自己也一定經歷過與投資方的糾纏，深知其苦。但他成為投資與監製一方，角色變了，成了資本代表，考慮的就是市場與資本的回報，說話的立場與態度自然就不一樣了。

胡波的好友截圖了王小帥與胡波的對話。投資方與監製當然有權、也應該表達對導演的要求，但王小帥不知是否已被胡波的冥頑弄得焦躁，或說是很不耐煩了，據我們不相干的人看來，他的話是嚴厲也是傷人的。敏感的胡波深感受到羞辱，他在與好友的微信對話中說：「你看，這就是一個想做藝術電影導演的日常。你不光什麼也不會得到，還會遭受無盡的侮辱。」

網友認為是王小帥逼死了胡波。

我不想輕易地下這樣的結論。畢竟人命關天，追責應由法律去界定。但看到他們的對話我感觸良多，認為王小帥的說話若設定一個底線，胡波受的打擊或會輕些，精神也不致坍塌。

任何不該早逝生命的離去都令人傷感，何況是個有天分的導演！此刻誰是誰非已無意義，還是多想想該如何尊重人，特別是尊重一些有才華、有個性的年輕人吧。畢竟投資與監製一方也曾是導演出身。

人與歲月

凡 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話說「天人」劉天鑒

不出一月，眼底清亮，視力恢復。

我眯着眼說：「可別人云亦云，我就一凡人，如果非要說仙之類，我很推崇一名老中醫。要不，講個他的醫案給大家解解乏，免得你們一直說我就知道與古書為伴。」

我乾脆坐直了身子，拿起茶杯，閒話起來：「湖南名醫劉天鑒，讀醫書四百餘種，臨症七十餘年，活了一百〇二歲。有個治四日瘧的醫案那可真是令人叫絕，堪稱空前絕後。一四十歲徐姓病人，患四日瘧五年，發作時臥床不起，無法進食，三年後雙目失明，遍求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北、江西等省市的名醫治療無效，後在湖南遇到了劉老。劉老為其把脈，六脈弦緊，診為瘧母，便以補中益氣湯加減，一日兩劑，連服兩天，以

升補清陽，提掣中氣。覆診後，六脈仍沉弦帶緊，用原方再加甲珠，銀花，北薑，上下午各服一劑。第二天為瘧發日，只服一劑，在未發前服，每日十二時含肉桂一片於舌上靜坐，含至肉桂無味再換，連含三片。以此方法連服二十八劑瘧病痊愈。脾腫消失，瘧根切除，便改用上午服六味地黃湯，下午服八味地黃湯，連服五天，五年的瘧疾，一年的失明均治愈。」

大家聽得瞠目結舌，驚為天人。

醫趣錄

榮汝成

dr_rongrucheng@163.com

逢周五、六見報



現代生活一景色：信息多，信仰少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的培訓，彌足珍貴，也為我的編輯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礎。在後來的日子裏，更是讓我感受到了《大公報》一貫的要求嚴格，稿件付印前往往要經過編輯好幾輪修改才能定稿；起標題時字斟句酌，反覆推敲。五十多年前，年輕的金庸在《大公報》培養起了身為報人的理想，如今，我在這裏，依然能夠深深地體會到一個報人的理想和責任。（上）

以夢為馬

管 樂

逢周五見報

